牧齋初學集

神道碑一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諡文毅趙公神道碑銘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葬二十三年而褒卹贈諡彝典始大備又八年而崇禎六年距公卒三十有八載而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曾祖諱實徙居嘗

熟祖諱玭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參議嫡母蕭
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
當國父喪有　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
十爲編氓家居六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
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晉國子監司業又遷
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
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
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
庶吉士二十一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

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羅墩之阡公應廢嘗選名在第四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　神宗皇帝爲史官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修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　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闔門誦讀意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

江陵卒朝政大變　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間不能無內慚且忌而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擢用不快於吳縣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起舉國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

日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嘗何謂
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蝇營狗苟皆護惜之
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忮而
偵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
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
之路騁報復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
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
公太倉王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入不平
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
厥後交口沓舌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

容求去不得遂引而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偪
心俾其稍遠及其久次于南也海內望公旦夕
枋用爲之搤手扼腕其語不絕于耳則又恚而
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畱署
棄公朝堂爲之大閧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
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　三
王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
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
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
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

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賢退不肖爲巳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絶婚吳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子鎮飛章訐公當國者主之蜚語流聞中外洶洶公抗疏力辯求去章三上得請舉朝大鬨訟公者章滿公車咸報聞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御史吳弘濟吏部郎安希范刑部孫繼有譚一召皆相繼去行人高攀龍力排宵人鄭材楊應宿希風吠聲又得重譴去

於是善類一空朝右持清議者嘍唶莫敢發聲當路相慶數年來黨局妯騷自今幸少得肆泗矣當時之傾公與慶曆中以孤甥女子之獄誣歐陽公略相類歐陽終得白且大用而公一去不復此可爲歎息者也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癸巳而其機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生平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于此何也江陵既逝執政之精神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枝柱公等矣沈江李樹的于前鄒趙顧高俠轂于後

裁量執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始坐公以朋黨既逐公以婚姻竝一機牙也故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也執政既疑公舉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傳鉢授爲晉中永錮之法以壅遏清議消磨人才公沒之後正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于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强直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

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封敗肉如掌陳夫人
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嚙齒奮臂輒從容奉
檟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斂
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
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
求悉其利獘在宫坊延進士袁黄商権四十七
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
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
復勛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
爲絜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敎　元子及宥

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剴切令公得行其志竟其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早定生民必乂安而　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鈎黨之禍公之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哉公强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案燃巨燭寫户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華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早喪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三人埼美刑部郎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監

生倜儻有父風隆美欽州知府以廉辨聞女七
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琦美隆美皆公沒補廕　先帝思公有功國本
又廕祖美之子士履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
而隆美之子士春舉鄉書公之沒也小人希當
國旨數尋聲吠公子弟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遼
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
腸直節頗領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銘曰
龍淵太阿劃犀截龍遇彼柔蔓鈍其鍔鋒暨暨
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宮府公奮巨手

剕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杈枒便文自營載鬼一車葛藤蔓草孰斧斯之氷刃霜鍔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椽揭天不祐助人與奚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顥㒺然上升死爲閻羅司彼姦䖵金碧之神尅期來告讒邪螟特職競作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邪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隮夕潮公赫斯在徵于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眂此刻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之進退關于世
道之盛衰以吾師安邑曹公徵之豈不信哉萬
曆中之黨議播于庚戌而𤓰于辛亥二三小人
飛誅鈎謗以一網盡東南西北之君子公以吏
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公稍斥其渠率其黨
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公退
而班行一空萬曆末年之黨局成矣泰昌元年
公以太常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
部左侍郎未幾逆閹之難作公進而旋退而天
啓之黨禍烈矣　今上即位召公爲左都御史

末幾閣訟又起公據法守經力爲糾正久之以年至乞身而公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嗚呼俛仰三十年閒黨論三變雄唱雌和黨同伐異以宮府爲城社以婦寺爲窟穴馴至于朝野震動衣冠塗炭而以人之國爲孤注然而丁卯之閹禍即辛亥黜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閣訟即丁卯媚閹之遺種也公剪其勾萌橦其機牙揞柱于三十年之前而其滋蔓潰決不可禁禦乃在三十年之後公之進也若南山之起于隴蜀天下仰爲維首其退也若黃河之沒于勃碣天

下猶用爲砥柱而其進而旋退退而不復進也山川沸騰㲄洛交鬬夷虜寇盜亦相挺而起蓋自公之進退與黨論相終始而世道往復之際有難言者矣此可爲嘆惜者也公之爲人孝弟忠信明允篤誠如隮山喬嶽未嘗有意自高而登假者仰企焉如和風暄日未嘗有意近人而披拂者曬就焉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其素所畜積也而其于小人也有所彈劾處分未嘗不惻然如傷也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

未嘗不引而進之也其或反唇相稽操戈入室未嘗不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與盱眙馮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家老屋三間不蔽風雨席門葦簷含菽飲水端居參究羣萃扣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終其身于學問之中而已爲諸生時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應京訂經世實用書強半出諸腹笥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禽劇盜爬搔淮泗閘利病其舉而措之者也在省垣論奏皆天下大計萬曆間推六科人才如先朝之推

葉與中也居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顧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奴薄都門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彊少年皆斂手嘆服知公為有用之學也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少宰之推也越關中馮恭定公爲用公小人設械欲藉是兩甚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月堅請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沉幾先物不俟終日皆此類也嘗論之公之學惟仁與誠而已騶虞之不殺鳳皇之不搏仁也春風之解凍夏雨之

解賜誠也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體也何懵
乎黨議誠則無僞方內直外皆天則也何畏乎
學禁易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惟仁與誠天佑之矣公之完名全身好德令終
豈偶然哉若公之始終黨論不得究其大用則
斯世自有任其咎者而于公何與哉公諱于汴
字自梁平陽之安邑人也曾祖諱庠祖諱司民
父諱希舜世有壹行皆以公貴贈左都御史而
妣皆爲夫人公以崇禎庚午致仕歸里甲戌正
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七夫人侯氏

子曰良以公任爲南京戶部郎中丙子三月臼
良奉　天子之休命大葬公于安邑北郭之賜
塋後三年戊寅貽書謙益俾書其墓道之碑萬
曆庚戌公與高陽孫公分試南宮謙益實出其
門自是厠名部牒實與公相終始閣訟之興謙
益爲黨魁公之晚出不爲時所容者亦以謙益
故也追惟今昔君臣師友之閒有餘痛焉故敢
牽連書之庸以徵于國史云耳銘曰
晉水吳山有唐遺民參晉之區篤生異人龍宗
有鱗鳳集有翼天生斯人以斥王國介圭不琢

精金有聲貞心匪石直筆如繩始登天垣卒踐
憲府首攖宮隣載蹈金虎羣陰縏興孤陽一綫
覽此鳳德介彼能戰水火煎逼風雷喧豗正直
是與厥德不回公之在朝頎然元老國有元龜
士有師保公之在野皤皤壽耇讒消南箕譽象
北斗　天子命我角巾西歸　上帝命我飾巾
待期耀靈晝晦經星夜落浩然元氣還歸磅礴
民思冬日士嘆長夜誰能畫筆離繪造化節其
一惠媿彼兩賢文中文清季孟之閒白首門生
纆悲安仰斲石刻詞求敝天壤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更始首僇逆閹言者始上故資德大
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
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謚曰忠憲崇禎三年某月公之子世儒始奉
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錫山之阡俾謙益書其
墓隧之碑謙益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於
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閒一二君子
奮起下位以措往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

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
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暦癸巳趙公忤時相被
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即抗疏分别忠佞
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奉
旨詰問傜傜不少絙避遂降揭陽縣添註典
史而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
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久之
東林之名益高海内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
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相標目遂譁然
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相

次枋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閹魏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史號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戍趙公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于水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然其所繇來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終始豈非天哉公初聞有使收捕與家人處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者夜分閱其室爐香彿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諸河

形神離矣裳衣戊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
潔身不以苟生辱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絶廢禮
結纓來世不以之死忘君從容就義守死善道
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訾笑淵停嶽
峙如也束修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
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
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譴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
歸之其自田間起家也　熹廟幼沖婦寺中外
盤互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遺奸清國本爲己任
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小激怒　先帝謂訕

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
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閔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
公各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
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藤倚户外風
采肅然逾月而報罷能當是時外廷攻閹急羣小
依閹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内齊政地中渙羣小
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
能久於位者天也其不能救閹禍者亦天也公
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眞知實踐爲
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弔古雲水孤

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
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
見水皆我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曳杖
易簀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
講矣公諱攀龍字存之世爲嘗州之無錫人祖
諱材父諱德徵妣陸氏實生公材有弟曰較任
黃巖知縣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子其後皆以公
貴贈太僕卿妣皆淑人妻王氏封淑人子三人
世儒世學皆任子世寧邑諸生公之没也世儒
請于　朝得贈三代如公今官公卒于天啓丙

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官爵及所著書若干卷誌于墓譜于家者皆不具書嗚呼近代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中則淳慶之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方立黨籍公則爲溫爲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學公則爲雒爲閩其如公何彼方逞黃門若盧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鍛百鍊良玉之火三日張羅布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適以完節畀公彼小人者冰山既傾腐骨猶臭徒爲海内所咀嚼唾罵傳之無窮令其轉而自

計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之忠君愛國死而
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與謟淫
謡詠之徒比長絜短于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
攄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
之志也與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懂而不死
敢因公碑首麤述朋黨梗概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戛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
芳澤稠珩璜琚瑀紛相樛回翔延佇經九秋虹
蜺揚光白日霿蘭芷不分蕙爲茅先君後身衆
所讎一夫九首擇肉投　帝閽高高靈璅幽死

暴都市生槩因天地爲龍逝何𧗠清泠之淵水
滔滔蹇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清淮流公非
水解乃天遊皎如白日臨中洲扈從　三后參
前駈雲旗晻靄衛九斿手援斗柄駕龍輈騎鯨
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殷戈矛蜩螗沸羹爭啁
啁靈不言兮心豫宂乘風載雲過帝丘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賁
治少尹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
御史因盛夏冰雹論内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

時閹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旣首發閹奸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兵皆以剪閹之翼而遏其機耳迨癸亥内計極論閹與其私人郭鞏交關亂政狀鞏大慚且懼諸與鞏潛附閹者聳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簡遂聚族而謀公矣乙丑閹徼揚魏諸公考死羣小脅閹曰必殺周某遂嗾吳江舊貪令曹欽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坐削籍追贓獄未上而檻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五越

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其慘毒視楊
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閹又飛章誣奏傳言將
拏僇公之母以驚死所坐贓多不能償其子廷
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　今天子御極遂竭歷
詣闕訟寃　天子嘉公首發奸逆贈太僕寺卿
褒卹有加又　詔所司定璽等罪狀於是天下
雖芸夫牧豎無不稱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
咀嚼璽等恨不得臠其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
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愍事輒抵掌曰好好
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窻誦讀流涕覆面甫入

臺郎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掠逾兩月無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於忠孝蓋天性也公少儁傑廉悍遇事風發舉進士益自刮磨飭理以詩聲業釋褐爲武康知縣覩纂德清調順仁和剔宿蠹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明其在西臺諳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不言東事之殷也議恢復計兵餉責成中樞執政皆鑿鑿可施行巡視光祿歲覆冒破二萬餘金閣王體乾以郊廟享用爲言公据會典駁正

閹亦爲屈服輩被彈猶狺狺不相下公曰今劉
朝典兵行邊輩能出片紙遏朝吾請爲洗交結
之名輩噤不敢應其善抗辯屈人皆此類也公
每昌言于朝謂士大夫當持平心渙黨議無使
國家爲熙寧紹聖之續其言論風旨於世所指
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
爲牴牾及內外勾連中旨數出慨然知國事日
非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于是大臣言官相
繼放逐遂不惜傾身顧與之同去與之同罪而
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讜特達致身授命

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吳江人也
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肅祖諱
式舉人父諱輯符母顧氏太僕寺卿諱存仁之
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妣皆淑人妻申
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以蔭爲國子生廷祉
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祺廷禔廷祚以
崇禎五年十二月葬公於叟字圩之賜塋惟公
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遂相擊排魏描
畫其末路而公護惜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
也及糾翟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

朝幾分左右祖既而隷黨籍死閹禍白首同歸闔棺論定閹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墓隧之碑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適知二父志亦以信于後世云耳銘曰

國有檮人金虎在旁羣小蝇附厥翼始張雄唱雌和設陰施陽公首奮筆扶摘附璫譬如迅震破彼蟄藏飛謀釣謗傳刃以償葦笥之籍始於魏揚爪蔓及公討捕刋章身填牢戶冤復桁楊腐肉安逃枯骨何葬明明昊天云何弗愴　神熹之際黨論拒撑分部立墠沸羹揚湯填河

濁流焚玉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迸焰焚如
顯此忠良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
同方我爲黨魁僅而後亡悼往撫今有淚盈眶
刊文碑石過者盡傷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二

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恪傅公神道碑

嗚呼吾師太原文恪公既沒之三十三年而門生錢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曰公諱新德字明甫太原之定襄人也世爲農家祖汝楫父應期始爲儒生母樊氏夢月光四射星斗文字粲然光屬於腹驚呼而生公甫能言輒能記太公所讀書倍誦於懷中七歲屬文如風雨驚驟時以

爲聖童二十登鄉書明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教習三年請假歸又三年盡讀經史
子集之書近窮掌故旁摭釋典鈎連穿穴而後
其學始大就甲午除翰林院簡討又六年遷南
京國子監司業三年滿考復任又二年始陞右
春坊右中允丁太公憂喪葬用古禮墓祭徒步
五十里哀動路人終喪將不出楚安人固命之
乃强起丙午主南京試歷本坊右諭德庶子又
四年始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詞林覬
望遷拜不樂居兩雍公嘆曰養賢造士國家之

急務此官非冗長也南陳北李彼何人哉後先
條奏主於崇教化考德行謂從祀不當專重文
學宜推廣許讚之議進張巡文天祥等以風厲
人心在南雍申明條約作八箴以聳善作八誡
以抑惡晨夕集諸生堂下勸誘如誣誘訓戒如
詈命反復憯怛如家人父子孝秀嚮習榎楚廢
弛藩考及遷投業遠送望慕嗟咨唐之陽城無
以尚也在北雍講貫教督不懈益勤故有弱疾
寢劇辛亥七月十四日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三
疾革命扶几焚薌擁被南北向扣頭而沒同官

合賻之乃克歛　上賜祭葬給驛以歸贈禮部
右侍郎謚曰文恪娶閻氏三子庭詩以蔭爲刑
部郎中庭禮庭蘭皆諸生葬於定襄城東南十
五里高長山之原公生而短小文弱手足皆纖
細異嘗人順祥和雅聲出金石見者皆心醉曰
真翰苑人物也明内柔外恭大慈小足布武惟
恐先人口噓氣猶恐傷人其於進退泊如取予
介如也南司業滿考旦夕當遷四明謂曰此官
無肯往者盍再借一二年乎公謝曰與南諸生
殊相安倘不即幽黜亦不願去也四明有意遠

公公亦心喜其遠已而不見詞色福清雅知公
公不能作意近之敘遷平進而已久於南雍詞
林有嫁老女之嗤公笑曰縫衣裳幕酒漿老女
亦有微長終不能顧千金之求百兩之迎倚門
而相招矣福清當國公語所知曰痞膈病深須
大承氣湯疏解猶悠悠泛泛用補中之劑令人
轉思王山陰耳公之生平立身持論此其大端
也公在史館與南充黃昭素會稽陶周望深研
性命之學嘗謂昭素人議趙大洲學禪大洲直
任不辭騰諸奏牘視陽明改頭換面更進一格

又謂周望二程闢禪語錄中却多妙義是從儒宗中透入禪宗暗合而不自知若東揜西護陰用而陽斥之此禪門五宗技倆非吾儒立誠之行徑也公內閟心宗外修儒行重規疊矩不染狂禪氣息人以為學佛作家吾以為吾儒世適也蓋嘗論之賢者之生於世也譬諸商彝周鼎陳宗廟而後尊于將莫耶試剸割而後利此其恒也其有含章履和閑世而一見者如麟趾騶虞雖異類知其不踐不殺也如景星卿雲盲者知其為祥明玗良玉愚者知其為寶也天之生

之固將置之明堂東序玉瓚黃流之閒世莫得
而垢氛人亦莫得而軒輊也吾所見偉人碩儒
亦多矣若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至其微言精
義關儒釋之牖户出死生之津流者固非末學
之所識而豐碑亦不可得而詳也公嘗授天官
律曆於范禮部授幾何數於西人授青烏於平
定李生授黃白於胡叟其書皆不傳其藏於家
者有文集二十卷大事狂談四卷總集類書千
餘卷銘曰
嚴嚴紫宫孰疏禁訶睥睨手柄軥轒雷車帝曰

豎子汝下無若乘風躡雲送汝帝所雖則下謫
不在塵寰何以置之瀛州道山中秘之閣列仙
所居紅藥當堦青藜炤書出入金門廻翔顥宮
劒佩參差禮樂肅雍朝市熏灼火聚炎蒸清秋
肅辰冰壺王衡名利喧吸呑腥啄膻閉房燕處
靜嘯清絃觀化而來限滿而去東觀西清累蘇
何處英聲八區遺書千軸雲過太虛燈傳空谷
聖人之山河曲湯湯山宮水龔公槐所藏白首
門生怛化無極敬譔蕪詞以篆好石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蕭公神道碑

天啓五年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宣化蕭公引年乞休　詔進光祿大夫予一品誥命馳傳歸七年十二月以疾卒于里第年七十有四　天子念先朝舊學遣祭賜葬恩禮有加公薨後十有二年爲崇禎十一年　天子維新大政臨軒御殿更定館制親簡閣員海內喁喁想望治平而謙益方頌繫長安遇公之任子鴻襄鴻緒相與伏地而泣踰年釋歸乃獲論次公事狀書其墓隧之碑謹按　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富

於春秋與公卿大夫率祭　祖宗故事愼重館
閣之選儲偫人才爲異日用而儒學文章端方
儁偉之人出公諱雲舉字允升姓蕭氏其本出
自宋蕭叔大心封于蕭遂以爲氏孫漢迄梁代
爲侯王唐季有諱殷者爲馬殷判官避亂江西
之泰和再徙瀘源國初適戍廣西爲南寧之宣
化人曾祖諱蕃祖諱滿考諱棟以公貴累贈如
其官妣皆一品夫人公生于其父高要令之官
舍高要公夢五色雲捧日覺而公生因以名焉
生七年母朱夫人卒擗踊叫號人呼孝童二十

舉鄉試萬曆十四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簡討公少負才藻風發泉涌在史館深思下視刋華落實爲勤問學嘗人弗如識者卜其有公望矣自簡討陞左贊善凡十年自左贊善歷國子監司業右庶子陞祭酒詹事凡九年在詹端四年陞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又一年改吏部右侍郎充經筵日講官三品滿六年以繼母羊太夫人里居乞省覲伏殿門泣三日乃得請天啓初召用陞禮部尚書未一載遂致仕歸公篤誠祥順行安節和爲東朝講官齋心

被慮敷陳善敗　光廟嘆嘉焉事　神廟撰進
講章籌燈整衣肅如對御不以人主靜攝少自
假易　神廟深知之欲枋用而未果也萬曆之
有黨論也甘陵汝南之議不欲附君子故去天
啓之有奄禍也黃門北寺之獄不忍附小人故
再去回翔詞垣棲遲衰晚不以容悅持祿不以
擊排植黨不以年至隳節不以時危易行其不
終大用也斯以爲端方儁偉始終一德之君子
與嗚呼國家史館之制所以儲才養相討安軍
國可謂至矣拔自草茅置之禁近體優則其氣

舒局吟則其志澹枕籍經史無簿書期會之役則其神閒優游年歲無傳遽拜除之競則其智恬三百餘年謀王體而斷國論有若金陵之議升祔新都之阻封爵莫不援据編帙取携腹笥固未嘗薄館閣爲乏材嗤翰墨爲無用也謙益登朝時佐吏禮則公與崇仁吳公掌院則耀州王公掌詹則晉江翁公祭酒則定襄傅公此五公者金聲玉色質有其文出入殿廷朝右改色彧彧乎彬彬乎盛世之詞臣也詩有之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緜今思之萬

曆四十年間豈非成周卷阿之盛際與謙益論
著公事而及此者庸以著　祖宗養士之仁彰
神宗久道之化贊颺休明昭示後世亦公之
遺志也夫公前娶鄧氏後娶何氏皆贈一品夫
人有子八人曰鴻圖鴻業鴻襄鴻靖鴻慶鴻祐
鴻譽鴻振鴻業萬曆丙午舉人鴻襄戶部山東
清吏司郎中鴻靖太僕寺廳主簿所著有青蘿
集五十餘卷別集若干卷公主萬曆庚戌會試
爲謙益座主殿試讀卷又首拔焉所以教誨期
待甚厚衰遲坎陷老而無成公之二子不以爲不

肖有點于師門也以公碑諉焉故不敢辭銘曰
於穆　神宗如日方中王多吉士翽翽雝雝有
美蕭公奮跡粵西道山蓬閬來游來儀焯彼民
譽蔚爲國寶公于斯時麒麟朱草乃晉坊局乃
敎成均如衮掌誥如贊考文明廷開窻細蒴納
牖公于斯時王鉉大斗東觀再游西京出祖哀
此宮隣傷彼金虎布袍歸里飭巾待期公于斯
時夏鼎商彝丁年俊英白首魁艾杞梓明堂楮
柱昭代孰培養是　神宗之仁豐水有芑詒厥
子孫蒼梧之墳喬木千章　帝命顯融豐碑煌

煌有君有臣是保是師我銘不忘　神祖之恩

慈溪馮氏先塋節孝碑

天啓元年有詔追錄　光宗皇帝東宮舊學贈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馮公為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越九年己巳公之季子爾達奉公與太宜人兩世之柩迓葬於慈溪葬之後十九年其門生錢謙益乃為論世考德銘諸麗牲之碑謹按慈溪馮氏叔和往五代之際仕吳越為尚書叔和二十世吉亨永樂中為給事中吉亨四傳為淳淳生時桂時桂生四子其

叔爲孝廉府君諱讚卽公之考也府君初娶於沈就昏長安遂占籍錦衣衛嘉靖甲子中順天鄉試繼室以劉氏生公公諱有經字正子五歲而孤劉年二十有二萬曆丁酉劉年五十公上疏言母劉苦節　詔旌表其門爲節婦又九年公五品滿三考贈府君如其官而劉始封太宜人太宜人之歸也府君巳舉於鄉府君性至孝負笈策蹇授詩恒山孫竹閒所得修脯封題以遺二親不敢名一錢太宜人勤勞共儉黽勉有無不以關府君也府君疾革指公以屬太宜人

曰孺子之生也夢老人劒以畀我曰以節婦子
爲而子夢如可践也吾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太夫人勢向絶食忍死襄事藁葬府君於外家
墓旁而依其母以居府君之伯氏持太公貸錢
券責諸遺槖太宜人盡室以償而身自忍餓日
旰未炊抱孺子而泣宗人欲奪其志作輓詩以
諷太宜人拜而泣曰宗人易我矣敢不自力公
六歲以舅氏爲外傅太宜人丙夜課讀刀尺與
吾伊聲朗朗相應公閒持尺蹏摶弄藏匿袖中
太宜人偪而奪之則所私屬程文也乃大喜悉

發府君遺篋于之兵農禮樂之書部居粲然公
得以諳曉爲通儒府君之遺教也年二十舉鄉
試又三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午
除編修戊戌陞右春坊右中允庚子充　東宮
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　皇太子偶不爲起公
奏曰臣等承乏春宮輔導無狀致　殿下失起
立之禮敢請其罪　光宗改容謝焉是年請假
歸葬府君蓋葬三十年棺不能受綍治木更斂
貌如生人汗津津浮頰額公一慟悶絶嘔血漬
面傾灑如洗類已而奉太宜人扶府君櫬歸葬

於夏暴之原哭踴如初喪感動行路公疏請廬墓行服三年　上不許　皇太子臨講數問馮先生還否吏部勒限趣就道乃還職公在坊局九年繇諭德洗馬歷庶子皆不輟講讀霜天雪夜太宜人未嘗不夙興嚼戒公每進講念母師之訓靜共齋慄著見於進止之閒　皇太子恒目屬之曰馮先生孝子也公念太宜人老不樂仕進時方鈞四明之黨多所連染遂抗章移病疏十上乃得請閒居奉母修白華之養者七年而太宜人考終公哀慟致毀誓不欲生踰小祥

而滋甚劉宜人病脾絶而復蘇𦕈髴見太宜人爲護持公拊心哭曰死者果得相依於地下乎吾死不復返矣奄然無聲痛入黃泉竟以不勝喪而卒乙卯十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妻李氏繼妻陸氏劉氏皆先卒子三人爾偃爾發爾達皆諸生爾偃早夭爾發承蔭後公十年卒謙益以天啓初哭公於近郊之殯宫退而謂爾發曰日月有時方隅未靜返葬則未遑慢葬則不可子將謂何爾發曰先人居恒謂太公三世反葬於周爲不忘本易簀之夕口喃喃扶櫬南下爾發

所不以兩世歸葬棄先人之塋言者他日亦無以見吾子矣甲子試鎖院不中塡塞呼憤一昔而卒爾達以一孤僮繼父兄之志柩車纍纍舳艫相銜跋涉水陸誓戒徒旅閒關四千里克襄大事嗚呼艱哉恭惟太宜人之節綽楔歸然與觚棱相望而揚宮庶守勤譔公行狀於歷官之下繫之曰孝子本朝館閣大臣以孝子特聞者吾未之見也然則公之爵位不能傳遽至於公卿固可以無憾而馮氏之先塋視世之周閣高門象祈連而著京兆者其崇庳何如哉謙益敢

竊取史氏之義大書特書刻其碑曰慈溪馮氏
節孝之阡而爲之銘曰
惟府君之孝夭折是悼如草傷於春弗逮雨膏
惟母師之節如山有截如澤堅於冬霜清冰栗
雛啄鷇哺冉冉世而滋哀哀藐孤奮焉　帝師入
侍銅輦出奉版輿封有紫誥旌有渀書母生而
生母死而死承華無人重泉有子兵燹驚疑闗
河修阻孤僮反葬神實相汝鄮山嚴嚴慈水湯
湯節婦孝子千秋之藏匪山則隤匪水則迴天
地元氣歸藏在斯思皇多士馮翼孝德永錫爾

類以胙王國文慙愧鉛誼重負土蝎首黽趺敬告終古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今上十三年卽家起大司馬李公於南京叅贊機務司馬之父刑部公年八十七矣呼司馬而詔之曰汝毋以我老偃蹇朝命留都吾舊游夢寐未能忘也吾幸健杖屨逐子而行汝以服官吾以就養不亦可乎司馬頓首奉教公居留署三月曰可以歸矣司馬送之江干伏地慟哭瞻

望弗及乃還都人聚觀感泣以爲是父是子忠孝一門斯可以敎世者也八月二十七日公考終于里第司馬不俟奏報見星而奔卜以某月某日大葬于松林塘之祖塋走使四千里俾契家子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謙益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唐西平忠武王之後有憲者觀察江西游刺史袁州子孫家焉再傳徙吉水之谷村有桂者入明與梁寅諸名士爲友桂生京京生吉吉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贈兵部尚書秀郎公之父也公諱廷諫字信卿少負穎

異十歲以才筆雄里中萬曆癸卯與司馬同舉于鄉既歌鹿鳴動色相戒曰壯而舉如日出之明晚而舉如燈燭之光有以自厲無相辱也累試南宮不第除廣德州學正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再遷南京大理寺評事久之陞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改浙江司郎中內計鐫級調用遂不起用司馬貴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再封兵部右侍郎以逮今官公之爲人齊莊易直明允篤誠自其鄉舉特補衣蔬食父子徒步鄉先生鄒忠介公會恭端公聞而歎曰吾江右素風不墜矣

其爲學正也視諸生如其子弟教其不及而貰其非辜諸生之佻達者莫不始而憚既而服久之矍然而顧化也直指使者檄祀其師于名宦集諸生公議得其暴橫狀力寢其議直指心恚公卒無以罪也在國學一如其爲學正當省試時國子先生之室戶屨恒滿公惟衡門兩板而已三年不遷謫廷評量移比部小大之獄必以情本倫嘗依法比不爲深文周內叔姪訟產不決廉知爲外家所嗾執而懲之諭以至情慟哭相讓而罷廬陽盜殺人竄匿南都反以盜首被

殺家欲連逮相抵公曰此必有異繫其人于獄
已而廬陽來告果逋囚也乃服辜督撫之子僞
爲省郎符傳執送法司督撫懼遣人來殺之公
曰父子天性也況殺人以媚人乎命縱之其人
不忍去復自歸服城旦督撫竟發憤死而省郎
亦用是敗人咸以平允歸公司馬縣邑令徵入
西臺正色讜言爲黨人所擠拜以考功法中之
公與司馬環堵蕭然講道論德諸子鴈行執經
以侍父子間自爲知己也司馬遭奄禍緹騎四
出公不色變其再起也公不色喜惟勉以知幾

順命忠君報國而已家居十餘年無求田問宅之事無梯山架壑之舉無煦嘔歕散之態無崖岸嶄絶之容誠敬以孝享悖睦以善俗以戰兢慎獨砥後賢以躬行實踐砭僞學神明堅悍老而不衰端坐隱几坦然委順蓋篤實光輝好德令終之君子也世之衰也士皆好圓而惡方豐表而嗇裏姚江之良知佐以近世之禪學往往決藩踰垣不知顧恤風俗日以媮子弟日以壞有如公者豈非古之師儒也與豈非鄉先生没而祭于社者與司馬奕世載德光而大之規言

矩行不越尋尺父子之閒有潛耀而無崇庳本
朝稱江西士大夫家法先河後海必歸本于公
嗚呼可謂盛矣公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萬
氏累封夫人子五人長邦華郎司馬次邦英雲
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邦著邦蔚皆邑諸生而邦
著貢于廷孫男十五人冢孫士開邑庠生殉弟
溺死奉　旨旌表公之家訓徵焉銘曰
於惟李公如玉有瑞百行既圓五福斯備公爲
書生巋然長德及爲師儒威儀抑抑摳衣升堂
頌禮有嚴春絃夏誦朝齏暮鹽再爲法官不詭

不訹矢其素心覩我丹筆蕭然虛止歸老紫荆
澹庵之澹誠齋之誠國爲元龜邦爲胡耇敎義
模楷匪山伊斗五福維何福壽考終有子駿發
高明顯融皇天何私荷此百祿箕疇有徵惟德
作福司馬受命匡我王國文武吉甫中興是式
源深流長爾哀爾思玄堂有耀寵章鼎來勒詩
螭龜作頌是似耄耋來式敢告惇史

通奉大夫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公墓
碑

天啓元年蘭會陷重慶圍成都朝議推兵部武

庫司郎中王某通知兵略宜出監軍事公慨然銜命以往賊聲言將趨荊門犯留都仕宦入蜀者皆艤舟夷陵踧踖盼望川東道徐公如珂奮臂不顧乘單舸入峽公則繇漢中走棧道單車轣轆冰雪塞路六十日而抵蜀蜀人驚而相告吳中一時乃有兩王尊耶公既受事戒將士簡師旅灑血以誓衆曰所不滅賊以報　天子視此血矣二年二月復江安縣五月復瀘州六月復納溪合江仁懷諸縣三年春率師擣其穴冬入龍塲破土城斬玀猓關諸苗奢酋父子殺毋

妻夜遁遂平永寧而公之復瀘州也徐公亦以
是月督四道兵鏖賊重慶城下禽張樊二酋耆
賊失氣遁來寧我師合而蹴之最平蜀之功公
與徐公爲多捷奏加陞二級賞銀四十兩仍
命與徐公皆遇巡撫缺推用徐公以久次入爲
京卿而公僅循資量移蜀之爭功者至于飛章
抵讕檻車逮繫而公悛悛不自明人皆以公爲
長者也師之渡瀘也公命縛葦爲船繫之江岸
我師乘風雨夜進賊驚潰爭蘆筏以渡溺而殲
焉搗巢之師繇仁懷達落紅一夫負米四斗扳

崖下上顛頓絶壑公令緣溪伐木造舟以濟日運可三百石士皆宿飽遂以集事公在行閒三載躬擐甲冑冒矢石中箐之役長寧納溪二師俱覆昏夜歸瀘整師斷後矢屬于鞍者數矣事平之後開府建牙者相望而公獨浮湛藩臬自此遂無意于功名之會以年至乞休此可爲長嘆者也公諱世仁字元夫世居太倉之龍市以貲雄于鄉富而好行其德曾祖拭鴻臚寺署丞祖壽父嘉言皆諸生母錢氏舉萬曆辛丑進士除漳州府推官父喪服除補南昌府推官入爲

兵部車駕司主事歷武庫郎中以叅政監軍于蜀陞右布政于福建尋改湖廣致仕公居官廉平愷悌官司理以平允稱官樞曹以勤敏稱官藩臬以治辦稱生平無先人之心無封已之行不崖岸以立名不徑竇以營利隨牒以進奉身而退休休如也蹇蹇如也天性孝友內行惇至厚親黨篤故舊收惸嫠卹饑寒皇皇乎如有所者也汲汲乎如有所追逐也致仕歸田修閑居遂初之樂親知過從契闊談讌賓至則命觴賦詩詩就則徵歌度曲感西征之勞苦演爲傳奇

使童子登塲按拍以相娛樂酒闌歌閡客有爲
公慨歎者公笑曰大地皆戲塲吾與君皆觀塲
之人也何容置欣慨于其間哉有別業在吳淞
之濱公之子應徵春秋佳日載酒邀客奉公遊
燕其間畫船簫鼓酒旗歌扇出沒于漁灣柳渚
之中公顧而樂之丁丑九月酹酒芙蓉花下曰
勸汝一杯酒從此別矣歸三旬而疾作談笑訣
別翛然若羽化者嗚呼公可謂五福渾圓高朗
令終之君子矣公卒于崇禎十年十月朔日享
年八十有一娶溫氏繼室曾氏並贈夫人子應

徵應徵應行皆國子生十五年十一月葬光福之新阡公我錢之自出于余中表兄弟也余之論次於其細行及歷官行事皆不得盡載特詳書其西征之功狀與其有勞而不見庸者如此

銘曰

公方羈貫頭角髫鬌雍河決江大放厥辭鶺起射策釋褐宰縣麟仁不覆鴻漸有儀宼訌西南欲裂坤維井絡路塞劍閣羽馳公出監軍灑血誓師我疆旋復賊巢遂夷瀘河潛渡箐路窮追舩回徼及馬旋矢隨　帝記厥勩冠于西陲回

翔滋久角巾東歸瘖瘖勞人睆此馬鬣法曲窈聆洞簫參差宮移羽換絲奮肉飛戲場何樂戰場何危當筵一笑拊手大歸公膏雖屯厥有慭遺藹藹孫子以畲以菑西山之阡冢木蔽虧鄧尉朝雲震澤汐池胄子危誦秀眉遺思過者必式睇此豐碑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銘三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銘

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文武恬熙北虜貢市邊塞人不知兵壬辰春二月寧夏鎭將哱拜子承恩劉東暘等殺巡撫党馨據城以叛攻下四十餘堡許朝土文秀辮髮胡服分道勾虜虜數犯玉泉花馬閔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梅公爲監察御史

昌言於朝以謂賊勢已成畜謀已久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外勾大虜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脅從愈衆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攜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肅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賊降夷雜種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

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　神
廟深以爲然朝議方憚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
假以兵柄衆懼恟恟給事中王德完惶遽自列
曰臣所謂收錄豪傑非爲李氏也異時有變幾
得無連坐公歎曰人臣謀國不忠一至於此乎
復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
時不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即有異志亦在危
疑不安之時不在　明主洞察之後伏望　陛
下斷自宸衷可疑即别爲調遣可信即立加委
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知歸命

則臣爲　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　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　上以成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以往公初謂總督魏學曾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緜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其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曾功代其位而忌其倚公以辦賊也飛謀鈎謗間阻百出公旣受事而西

事益難言矣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磔之城上公憤盈上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僇力同心以報　陛下不能協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閒西事不大壞即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　上已先入夢熊蜚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曾遂以夢熊代非

公疏指也夢熊既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
賜劒又奉屢旨申誡侵越公以忠赤厲勵將士
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誠心感
動攜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
既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夢熊見公豁達推置
亦少安之旋而受縧鏇於公公所畫制賊之策
三曰絶勾虜曰攜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
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
賊不能突出虜不能闌入是我以堤爲長圍也
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

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拜乞降堅守以待虜虜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公夜舉火趣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夾擊虜大敗繞賀蘭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虜首以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兔也賊絕望虜至梯城而下顧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睗及濠望拜而去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朝欲前公肰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逡巡納刃屈脚下拜城上下礮石熖天鼓角殷地公神觀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曰梅監軍眞天人也

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讙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諜知賊黨攜貳遣南關民李登往間哱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暘先疑土文秀僞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歼殺東暘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僇

一人或說公盡殺降人以應封率公曰事定矣妄殺何爲賊劉許俘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與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蕆西事而報　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劒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闆室自焚軍士大掠骸骨撑柱金帛狼籍道路公即日襆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謠歎息而已東賜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

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　陛下也朝右皆右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遇邊撫推用蔭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多不得叙嗟乎西夏之事難言也督師駐二百里外置酒高會遥制成敗監軍身在城下腰刀袴褶親受矢石成則督師總其功敗則監軍専其罪無閫外之事權有朝右之謡詠左枝右梧前顧後視不察睨眴不動聲氣陽就其籠控陰𠋫其機牙王誅以成國體以全斯爲難之難矣明旨戒侵越也公奏疏日人之侵權必有所爲或

爲貪功或爲尊大或爲受享以臣爲貪功事定之日首叙督撫次及大將次及行間之人監軍之官即自居其功欲何爲耶以臣爲尊大臣與士卒爲伍倉卒聞警躍馬疾馳將領效力則下拜而謝之士卒有謀則執手而問之可謂之好尊耶以臣爲受享日夕餔糜自買柴菜居處營中累土爲榻以蒲代瓦風雨時至擁氈自蔽木版爲几案瓦盆爲潁器夜無然燭引燎自炤可謂之受享耶臣所以奮不顧身甘冒賊鋒者蓋見人情時勢之難寧死於賊以明報主之心不

死於讒反爲任事之戒臣之微軀誠何足惜恐豪傑之士見臣受禍皆懷明哲之思沮效用之氣非所以風示天下弘濟艱難也賊平之後抗疏爲舊督臣伸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身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何以見督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閒慷慨循玦而歎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公之辭恩廕曰角巾歸里口不言功使天下後世知臣一念朴忠非有所爲則臣榮多矣公以一指視

一身以一身許君父雖遁侯胙土視之如浮雲而貪功攘善之徒顧欲以腐鼠嚇之不已遠乎西事甫竣我師有東征之役兵挂禍結首尾七年而西陲晏然我得以一意東略公之功於是爲多　天子心知公能有意大用明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又三年以父喪解任歸未起而卒故吾謂萬曆中壯臣碩輔膚公扞城之臣以公爲首而公之得以成功者以神宗之明知之蚤而任之力也公諱國楨字克

生湖廣麻城人大父諱吉弘治癸未進士爲惠州太守有惠政夫婦皆百歲父諱汝觀母陳氏生六子兩世皆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妣皆淑人公生四歲雄傑異凡兒十四補博士弟子二十六而舉於鄉再試落第挈家居長安長安中戚里豪貴都市輕俠鄒魯文學燕趙奇節一旦盡出公下閒拉宿將健兒遨戲近畿貰酒呼盧走馬角射袨衣短裏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也癸未與仲弟國樓同中進士國樓選爲庶吉士公知順天之

固安縣刋落教條蠲除贖鍰闊畧簡便務得民和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懽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賍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駡趣鬻妻償貴人債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綵立悲咽卒毀劵而去其御輦轂貴人多所操縱捍闔不名

一端其大都如此公之母臥病國樓邸舍公自
固安跨馬入省鄉人固止之公流涕曰吾豈以
一官易吾母乎入侍湯藥者匝月良已而後去
人亦無以難也暇日輒較射每就射所决訟錯
落數語立遣去歲爰書奏上才三四通入覲乘
駿馬插弓矢從蒼頭盧兒沿途射生逐兔箭聲
叫空如餓鴟他邑令引車匿避問知爲公乃大
驚其儻易闊達不拘細碎皆類此也公爲人奇
偉變化權譎機警曉暢物情闇合兵法軍抵寧
夏通賊法嚴城堡皆晝閉公大弛禁令軍中與

民相貿易米鹽騰涌軍實不乏公曰吾平夏州
惟此可以言功也初視師聞城頭砲聲地濛濛
如乍雨著塵一將曰此砲所至也急牽公避之
公曰子毋砲中必有毋是砲皆子豈舉砲者不
肯爲賊殺命使乎後果有內變南城下命急塞
北門賊果從大城來攻不能奪角樓火發砲矢
雨下公曰無恐我軍誤爇火藥耳許朝能賺我
死乎已而果然我軍疾攻大城賊縛南城人妻
子親戚寘長竿上居民皆痛哭公使人傳呼曰
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妻劉東暘之母矣賊遂解

縛南城始安公在雲中虜王方款塞一日忽大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數日得虜諜虜欲大入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扯酋送精鐵數十斤曰虜中某山忽産此公笑受之命工製爲劒銘曰順義及虜來市求鐵鑊公禁諸邊勿與出劒示之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爲也虜衆大讙歸怨扯酋扯酋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畢邪氣者虜中知文法爲閒者也同諸夷來見公諰之曰汝非王

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公笑曰人言汝爲閒虜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馴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輸虜情以告公以恩信待虜時其撫賞恤其凶饑每延見虜酋傳呼聲詟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娓娓如家人虜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侍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也他鎮虜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釁襖兒殺其講事八十三人虜大殺掠延撫王用賓媾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

解其爲諸虜敬信如此公在兩鎮弓矢皆親督製虜中號曰梅弓梅矢每燕會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召諸將較獵不及者罰大觥比耦而射易器而飲弗問也張進諫者萊人也力能碎鐵石執槊不去左右每變服夜巡城壘䁔中遥辯人影必進諫也公死進諫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矣未幾亦死總兵張臣道經固安公致餼加禮張異而致問公曰棒搥崖之捷殺虜數千人我物色公久矣張拜伏大哭曰某血戰一生受文吏抑没今顧爲公死矣公之能知人得士

奔走豪傑非偶然也温陵李卓吾道人也好譚王霸大略西事起歎曰天下之兵始矣既而曰克生往矣必能辨賊公次女澹然早寡為尼從卓吾問佛法微言扣擊公亦參預焉人謂龎公靈炤後身也公呼公安袁中道為小友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求友為言公遺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顯靈宮古栢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奈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許人晉陽庵有唐鑄觀音像汲窩井水葛道士

毬順城門老中官射此余十年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袁嘗語余海內有偉人二一爲公一爲通州顧司馬養謙而惜余之皆不及見也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訃聞贈官賜葬如彝典某年某月甲子葬於三湖之原公之配曰封淑人劉氏子男二人浩然早卒次之熉女六人第四女適吏部尚書李長庚公歿十餘年猶子之煥繇諫垣歷邊撫功名志節赫奕相望之煥道公行事爲詳又言之熉之稱爲公子也之熉書來請曰先

公横身許國勞深賞薄進不爭功退不言祿先
公之志也夫復何憾惟是夏州之役先公曰堤
水葉曰塡土先公曰急攻葉曰緩師先公冒死
以戡亂葉坐制而殺降截大虜下南城戲羣賊
皆出先公隻手葉無一焉而萬曆稗史記三大
征者見聞單薄援据錯互舉艱危耆定之績胥
歸巷閒害成之人如信史何如國論何且夫先
公旣口不言功而敘功之典遂因而欺枉失次
無功者乘軒而世賞血戰者負戟而長歎功罪
倒置豪傑解體至今疆場之上有朝廷負人之

歎在此役也先公墓木拱矣有麗牲之石在惟夫子哀而賜之銘所以表國功正穢史修廢典胥於是乎在夫子其無辭余曰諾乃叙而銘焉

銘曰

神廟初年四海乂安風清浪偃如海安瀾西陲雜種負鄙爲災魚鰕跳擲海水羣飛　皇曰往哉汝監軍事戎服督師惟汝之志堂堂梅公矯矯如龍星馳城下決策軍中師圍蔽烏虜援絕螘長堤雍河賊在釜底狼搏豺吞交口幵齧整兵頓馬我刃不血奏囊橫飛血指沁漉手提銀

夏以還九服錫盾雕戈鈴析萬里名王入侍穹廬外徙於皇　神廟德侔蒼灝擾畜羣龍在我池沼養其頭角資以雨雲俾舒鱗爪以蕩祲氛譬彼驕人天吳罔象鼓舞相磓不越沆瀣清廟有頌麟閣即圖邈矣　神廟遠猷訏謨河山有窮碑石不改梅公如能　神廟如海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四